

存量更新语境下的历史风貌“保护性设计”刍议* ——基于上海与伦敦探索的思考

A Discussion on "Conservation-led Design" for Historic Character in the Context of Stock Regeneration: Reflections Based on Explorations in Shanghai and London

陈 鹏 奚东帆 唐思远 CHEN Peng, XI Dongfan, TANG Siyuan

摘要 在我国发展全面迈入存量提质增效阶段的背景下,如何激发历史风貌在城市更新中的作用成为许多城市需要面对的难题。梳理上海从名城保护规划研究到最新的《上海历史风貌保护指南》中始终以历史风貌为核心建构整体保护、探索新旧协同的经验并总结伦敦以设计激发历史环境潜力、实现良性增长的经验。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和对上海目前历史风貌保护更新中困局的分析,创新地提出需要建立以保护为底线、价值驱动为核心、协同参与为机制的“保护性设计”。“保护性设计”是以治理为基础的综合性设计,强调采用迭代、渐进式的更新干预方法。其技术要点包括建构历史风貌在更新中内涵与外延价值的评估认知谱系,以设计驱动价值提升、转化、循环的完整路径和以在地性的干预措施作为激发价值的基本手段。最后指出通过在各类实践中对“保护性设计”理念的贯彻落实,可以连接城市记忆与未来发展,实现历史风貌对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全面牵引。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ina's development fully entering a phase of enhanc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how to leverage historical character in urban renewal has become a challenge for many cities. This study examines Shanghai's experience, which consistently centers historical character to construct holistic preservation and explore synergies between old and new. It also summarizes London's experience in unlocking the potential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s through design to achieve sustainable growth. By comparing these approaches and analyzing the current challenges in Shanghai's historic preservation and renewal efforts, the study innovatively proposes "protective design"—a governance-based, comprehensive approach grounded in conservation as the baseline, value-driven as the core, and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as the mechanism. This protective design emphasizes iterative, incremental renewal interventions. Its technical essentials include constructing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that encompasses both the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values of historic landscapes during renewal, establishing a complete design-driven pathway from value enhancement, transformation to circulation, and employing site-specific interventions as fundamental means to unlock value. Finally,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implementing the "protective design" concept across diverse practices can bridge urban memory with future development, enabling historic landscapes to comprehensively drive high-quality, sustainable urban growth.

关键词 综合性设计;价值全周期管理;适应性干预;城市更新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design; full life-cycle value management; adaptive intervention; urban regeneration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25) 05-0023-08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supr.20250504

作者简介

陈 鹏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名城研究中心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研究生,952791451@qq.com

奚东帆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名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唐思远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工程师,硕士

0 引言

202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未来城市更新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具体任务,提出聚焦更新行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基于文脉保护的城市风貌特色塑造理论与关键技术”(编号2023YFC3805500);上海市2021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社会发展科技攻关项目“风貌保护街坊的有机更新规划创新技术研究”(编号21DZ1203202)资助。

动的实施性,推动城市业态、功能、品质的综合更新和不断提升。历史风貌保护是《意见》提出的8项更新重点任务之一。同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

近年来,各方逐步对“通过小尺度、渐进式的更新激发文化遗产对城市更新的重要促进作用”形成共识^[1],但这也对保护更新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历史风貌地区更新中如何做设计一直是学界和业界的讨论热点。目前多聚焦在对城市更新与历史风貌保护关系的辨析^[2-3],对经典保护理论的解读^[4-5],对日本、德国等国家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方法体系的剖析^[6-9],结合具体案例提炼保护设计方法^[10]等。

作为我国最早进入存量更新时代的城市,上海始终坚持在“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导向下探索如何更整体系统地保护传承历史风貌以及探讨“设计”在其中的作用和角色。始终处于全球城市第一方阵的伦敦在产业转型、城市更新、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滨水区发展等领域都起着引领示范作用,也是上海城市发展对标的重点案例。最新的《大伦敦发展规划(2021)》提出“设计”是实现“良性增长”目标最重要的措施,并建立了一个覆盖城市全域、体现风貌特质的“管控底座”和一套垂向传导的更新设计管控方法。“用好的设计作为促进持续发展新动能”的伦敦经验为上海历史风貌地区如何高质量更新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

1 研究背景

1.1 对历史风貌的认知更加立体

目前全球对历史风貌的认知更加立体,从“小历史风貌”延伸到“大风貌格局”,在范围上已经从有保护身份的历史中心区、历史城区或街区拓展到具有鲜明场所特色和风格,可以体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场所。理解和解析历史风貌的方法也更关注“由表及里”的穿透性、关联性和层次性。现在历

史风貌可以理解为由建成环境、自然基底等物质要素,还有思想理念、公约习俗、社会活动网络以及相关技术标准、社会制度等无形要素,通过长期互动叠合而成的、具有突出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的场所特征。

同时,现在历史风貌已经成为全球城市竞争的重要战略资源。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历史风貌的保护传承可以彰显城市文化底蕴和魅力,营造独特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展现城市精神品格,提升社区与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加强对资本、人才等要素持续的吸引力。而如何通过设计既保护历史风貌的物态特征又延续风貌背后多网络叠合的层次性与关联性以及密度与混合度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成长性是全球城市需要回答的“时代命题”。

1.2 存量更新时代需要激发空间的“乘数效应”

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新常态,其本质也是对空间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存量更新发展阶段,传统的以空间规模增量提升价值的简单模式难以为继,城市需要对既有空间资源进行系统的再认识、再挖掘和再设计,发挥空间对综合价值提升的“乘数效应”。高质量的空间也是承载全球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可持续发展目标,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最重要的载体。历史风貌地区是城市存量空间的重要组成。上海等城市如今都在面对存量发展的时间阶段与历史风貌内涵拓展带来的空间相互叠加引发的挑战,这对现有的历史保护和风貌管控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全球许多城市在不同时期,面对公共卫生、城市活力、社会隔离等不同领域问题时,都会选择“加强城市设计”的应对路径。

因此,本文回顾上海以历史风貌为核心的整体保护探索之道,提炼伦敦在“城市上设计城市”的理念变化和传导方法,重点聚焦历史风貌整体保护、激发遗产保护作为持续更新发展新动能等综合目标的引领下,回答如何从内涵、方法、机制等方面构建“保护性设计”,

解决目前许多城市历史风貌保护和更新不同频的“痛点”。

2 基于“历史风貌”的上海整体保护与设计探索

2.1 坚持与创新:从“上海1991”到“上海2035”

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独创的一个概念和制度安排,体现了历史文化“整体保护”的价值理念。上海是我国1986年公布的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1991年,上海市政府第一次组织开展名城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以下简称“上海1991”)。“上海1991”提出“历史文化的创造是人”,城市风貌格局特色体现了城市文化精神也映射着每个人的日常感知。

“上海1991”是城市历史风貌保护的源点。其首次提出“历史风貌”并分解成物质要素和无形文化要素(见图1),强调多元拼贴的历史风貌特色背后是“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是始终接纳新变化和坚持创新的城市发展态度。规划提出要有“全局着眼的总体设计”,对历史风貌相关的建设活动进行干预,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建筑设计必须保持自己传统特征并且与环境质量的前后连续”,留下每个时代的印记。

《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2003年)(以下简称“《保护条例》”)以“最严格的保护体系”锚固历史风貌特征。基于“上海1991”,上海建立了“点一线一面”的保护体系。通过将历史文化风貌区、优秀历史建筑列为法定保护对象(见图2),并不断拓展对象规模和内涵,“以点及面”,保护各类历史文化资源,守护历史风貌本底。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以下简称“上海2035”)作为城市重要的发展纲领,更将历史保护提升到城市特色风貌塑造的视野高度。规划提出以总体城市设计作为手段,保护自然山水格局和城市肌理,加强规划引导和控制,彰显传统和现代有机交融,东西方文化相得益彰的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发展软实力。

2.2 《上海历史风貌保护指南》的“守正创新”：整体保护与更新设计

受到快速推进成片旧改的影响，上海的历史风貌更新项目暴露出持续性差、对周边带动力不足、新建活动与历史环境不协调等问题。



图1 “上海1991”对城市风貌特色的理解
Fig.1 Understanding urban character and identity in "Shanghai 1991"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题。以“问题导向、国际视野、本土实践、守正创新”为主要思路，上海在2024年实施公布了《上海历史风貌保护指南》（以下简称“《保护指南》”）。

《保护指南》是对“上海1991”、《保护条例》“上海2035”的继承与提炼，坚持以“历史风貌”为底的整体保护“守正”，也是对基于保护价值观的历史风貌地区设计工具方法的系统创新。

《保护指南》提出“分区引导、分级保护、分类施策、分阶段实施”和“四大机制保障”的核心内容（见图3）。

《保护指南》在全市层面强调了“历史风貌”的保护传承与当代延续是保护更新工

作的本源。以对上海历史风貌的认知、理解、解构、引导为逻辑内核和技术主线，提出需要从更大的空间范围、更完整的时间序列、更丰富的文化线索去认知理解上海历史风貌的特点，由表及里，透视驱动城市独特神韵生成的城市文化精神与品格。《保护指南》建立了风貌特色与管控要素的关联，将历史风貌凝练归纳为整体空间格局、开放空间体系、建筑组合形式、功能业态等涵盖物质和非物质的7个系统（见图4）。

同时，《保护指南》为历史风貌高质量保护提出了创新性的保护工具。《保护指南》充分总结了国内外成功经验，“好的、能落地的保护方案”需要更综合型、更具适应性、突出设计导向的工具方法。因此《保护指南》通过历史文化价值评估、保护性的综合城市设计和建筑甄别评估3个重要的方法工具（见图5），明确加强规划与实施的要求传导，对齐管控内容、颗粒度和技术要点。《保护指南》也为未来建筑师在确保保护要求落地的基础上开展创新设计、实现风貌新旧融合和历史文化的高水平传承提供了重要的工具方法创新。

3 “在城市上设计城市”：伦敦基于历史风貌的设计先导

3.1 设计是实现“良性增长”的重要路径

伦敦的城市风貌多样而细腻，城市、村庄、集镇、郊区、工业区等不同类型区域的演化发展历经完整，各类历史基因在这里沉淀、彰显和拼贴。2021年3月正式发布实施的《大伦敦发展规划（2021）》提出“良性增长”^①的目标，强调在提升经济活力、文化吸引力和市民生活质量的同时，更需要保持城市的独特



图2 基于“历史风貌”理念保护对象体系完善
Fig.2 Evolution of protection system based on "historic landscape" concep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保护指南》的编制思路
Fig.3 Structure of the conservation guidelin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保护指南》对上海历史风貌特征的保护结构
Fig.4 Understanding urban character and identity in conservation guidelin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注释}：①将以有限的土地容纳人口经济增长需求作为重要的目标，并十分注重城市在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维度的均衡发展。

性，并提出“历史文化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有效的保护管理是伦敦实现良性增长的关键要素”。为此，伦敦建立了基于全域风貌特征分区的设计管控体系，作为实现“城市良性增长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

特征类型越多，城市就越能灵活应对多样化的发展需求、提升包容并满足不同人群的诉求和拥有更灵活面对不同挑战的韧性。而英国城乡规划管控体系中“特征”(characteristic)的首次出现也源于历史风貌，即1976年英国保护区立法中明确“特征”的重要性。随后相关概念内涵不断深化。2016年“历史英格兰”(Historic England)^②发布的《伦敦：地方特征与密度报告》，形成一张覆盖全域的风貌特征分区图并最后纳入《大伦敦发展规划(2021)》。

3.2 以全域历史风貌特征谱系图作为发展基座

作为伦敦实现“在城市上再造城市”、以设计为导向实现良性增长愿景的重要基础，全域的历史风貌特征谱系图在《大伦敦发展规划（2021）》于2017年公示时作为文化章节中加强历史风貌整体保护和管理的重要方法，而最后公布实施时因其重要性被调整到了文本的第3章“设计”^③作为重要内容。

覆盖伦敦全域的风貌特征分区是伦敦引导未来更新和空间形态变化的重要底座。在统筹考虑土地利用、建筑形式、街道结构、历史起源与地名等多个维度的基础上，伦敦全域范围识别出15种具有稳定性和共时性的风貌特征分区（见图6）。这15种类型涵盖了乔治亚街区、维多利亚郊区、20世纪郊区、工业遗产区

表1 伦敦15种特征类型分区表

Tab.1 15 Basic urban characteristics type in London

编号	类型名称	核心特征与典型区
1	伦迪尼姆	最古老核心区,街道密集、地块细碎,FAR高(5—10)
2	乔治亚时期的规划发展地区	网格街道、大型城市广场,3—4层,如马里波恩等
3	维多利亚时期的郊区	典型砖砌梯田房、绿荫街道、2—3层,弹性大
4	历史村庄	以教堂/广场为中心,混合发展,保护完整
5	中世纪集镇	有特许状市场和城镇中心,改造潜力大
6	高度公路	沿古道路发展,混合密度,商业强
7	铁路城镇中心	19世纪铁路带动增长,有地标性车站和商业街
8	20世纪中心	工业转型区或新开发区,如金丝雀码头
9	20世纪建成郊区	花园城市模式、低密度,具强化潜力
10	19世纪工业设施	大块用地,工业遗产浓厚,改造潜力高
11	水利设施	河流与运河边的线性发展区,有旧仓库码头等
12	泰晤士河沿线	连接核心地带,景观优越但开发受限
13	绿化带	防止城市蔓延的开放带,构成生态骨架
14	绿化空间	公共绿地、公园等,伦敦绿色形象的重要组成
15	希思罗地区	专属基础设施区域,限制高密度开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5 《保护指南》提供的3类工具
Fig. 5 Tools provided by conservation guidelin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注释：②“历史英格兰”是英国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其依据1983年《国家遗产法》成立，1984年至2015年间被称为“英国文物保护机构”(English Heritage)。其职责包括保护和列入名录的历史建筑、登记古迹、记录历史园林与公园，并向中央及地方政府提供历史遗产保护建议；同时管理“历史英格兰档案”，推进包括“空中英国”在内的影像数字化与公开项目，保存并分享大量国家级历史影像与记录。

③《大伦敦发展规划（2021）》共有12个章节。第一章阐述了城市发展愿景，提出“良性增长”的目标并进行具体阐释；第二章是伦敦整体的空间发展模式和空间发展策略；第三章到第十二章则是分主题的发展策略和工作方法，包括设计、住房、公共服务设施、经济、文化等领域。“设计”位于所有主题策略之首，体现了伦敦对作为实现目标愿景、落实空间发展模式的基本认知。

及城市中心等，全面反映了伦敦跨越多个历史阶段、层次丰富的城市演化格局。规划同步建设数字化访问平台，并整合“历史英格兰”发布的“伦敦历史特征化”与“城市考古数据库”(UAD)，为公众、政府及专业技术团队提供便捷的历史信息获取途径，提升规划评估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规划强调，所有的更新建设项目必须“了解各个地区的现有特征和变化背景”，系统评估方案对地方的当前特征，过去的社会、文化、物理和环境的塑造和影响，以此提出更具包容性、更好的更新设计方案。每一种风貌分区类型均配有引导性描述，涵盖空间格局、建筑类型、密度与高度、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并在必要情况下设定刚性底线要求（见表1，图7）。通过对风貌特征的精准识别与规范引



图6 伦敦特征分区图

圖6 花博特征分區圖
Fig.6 Urban characteristics of London

资料来源：《大伦敦发展规划（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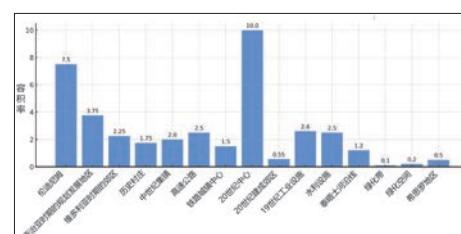


图7 伦敦15种特征类型分区容积率示意图

图7 伦敦15种特征类型分区示意图
Fig.7 FAR guideline for the 15 basic urban characteristics types of Lond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导,规划为未来的城市更新和设计实践提供了明确依据,确保延续地方特色、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3.3 将“设计”的理念和要求贯穿于完整体系

“设计”之于伦敦是一种聚焦空间布局的技术方法工具,更是“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贯穿于城市建设周期的理念和要求。

为配合《大伦敦发展规划(2021)》的实施,大伦敦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战略规划指引。其中《特征与增长战略指引》是将设计理念贯彻于从城市、地区到重点地区的全空间层次和规划、建设、管理的全周期流程,实现了管理要求“纵向到底”的传导。指引提出需要通过风貌特征调查与分析、评估与鉴定,在全市层面明确各类分区的关键特征、建议容积率区间、建筑高度、街道尺度等风貌要素的管理底线要求,指导未来在实施层次的机遇区发展规划、邻里规划中作为对各类许可的设计技术决策依据。

《大伦敦发展规划:设计导向优化用地容量》则是将设计理念从传统的物质空间布局拓展到跨系统的全领域,实现“横向到底”的统筹谋划。提出要系统分析土地利用、公共空间、街区形态、遗产与社区资产等多条线索,再

提出综合性强且具有针对性的设计要求(见图8)。最后设计要求需要结合实施规划落位到具体项目,实现风貌特征引导与空间实践的有效衔接(见图9)。

4 比较与思考:存量更新时代需要“保护性设计”

4.1 上海与伦敦的比较

历史风貌是上海和伦敦两座城市不约而同关注的重要保护对象。在过去保护工作的不断积累和存量更新时代的不断实践中,两个城市意识到历史风貌重要且具有不可再生的价值,也清晰地意识到保护不是城市发展的阻力,而是促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城市层面的行动纲领,上海和伦敦都明确历史风貌并非一成不变地保护某个“时间截面”,而是需要持续协调控制和引导“新与旧”的关系。而“设计”正是管理干预变化最有效的工具,也是存量更新背景下提升空间价值的重要手段。

但与上海目前通过《保护指南》将设计作为保护传承历史风貌的重要工具不同,伦敦在对象上已经从“小”历史风貌拓展到更“大”的全域风貌的管控。伦敦对设计的理解和重要性的认知也超越了传统的空间方案思维,跃升到实现城市良性增长目标的发展路

径,建立了一套适用于更新导向,以风貌特征和价值识别为基础,以设计引导为核心,指导在城市既有环境上延续空间特征和社会、经济、文化脉络的完整系统。

4.2 存量更新的困局倒逼范式的转变与创新

上海近年来在历史风貌区更新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也倒逼城市开展范式转型的创新。

随着历史风貌认知更加立体,要素载体类型与规模也迅速增加,同时复杂性与多元性、与社区和人的关联性等特点都更加明显。上海出现了历史风貌保护与城市更新在空间范围上高度叠合以及核心功能、历史保护、民生改善等多重需求的叠加。而全面开展“两旧一村”改造滞后性带来民生改善短期需求与更新转型、品质提升必须的长期运营在时间阶段上相互交织,导致上海历史风貌更新的“举步维艰”。

而对历史风貌所蕴含的价值的理解不深刻,会导致在更新实施中对其价值的彰显度不够、灭失甚至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信息表达。例如在“运动式更新”中,历史风貌被简单粗暴地“符号化”为商业地产的“卖点”;趋同的设计手法、业态类型和运营思路导致风貌更新相似度高,项目与周边社会、文化、经济网络割裂,缺乏烟火气,许多街区在过度更新中变为充满“拼贴布景”的舞台。



图8 皇家码头与贝克顿河畔机会区规划框架中综合目标
Fig.8 Comprehensive target for Royal Docks and Beckton Riverside Opportunity Area

资料来源:Royal Docks and Beckton Riverside Opportunity Area Planning Framework。



图9 皇家码头与贝克顿河畔机会区规划框架历史保护要素系统图
Fig.9 Conservation framework for Royal Docks and Beckton Riverside Opportunity Area

资料来源:Royal Docks and Beckton Riverside Opportunity Area Planning Framework。

这些源于缺少历史风貌的价值评估、缺少综合全面的设计、实施路径单一、缺少整体长期路径谋划,最终将导致市民的归属感与身份认同的消失,影响上海作为全球城市对人才等各类要素的集聚和吸引力。

综上,为应对存量时代的困局和挑战,上海需要学习伦敦经验,持续加深对设计的理解,从单一技术方法优化向涵盖理念、方法、机制的整体范式创新转变,发挥设计在历史风貌整体保护更新中不断认知价值、激发价值、重构价值的引导作用。

4.3 “保护性设计”,一种适应存量更新的发展范式

本文提出在存量更新时代上海需要构建一种基于价值完整循环生长的全周期管理,以保护为底线、以协同参与为基本机制,动态适应更新持续变化且不断创造的在地化、综合型干预方法,即“保护性设计”。“遗产化”的价值观、历史性城镇景观、治理环境创新和技术支撑都是构建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支柱(见图10)。

保护性设计的基础是历史风貌的认知理解,将风貌价值转译为“形、神、髓、度”等要素的基因载体体系。“保护性”是指尊重既有建成环境、社会网络,旨在促进新旧协同、持续更新提升的发展价值观。而“设计”需要跳出传统聚焦空间安排的内涵,形成更综合统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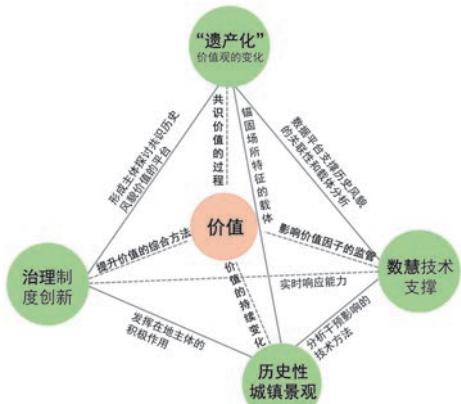


图10 保护性设计的理论体系构架

Fig.10 Theorematic system for conservation-led desig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方法体系,从一次蓝图成形转为伴随成长的长期计划。

保护性设计是城市发展理念、技术、机制的综合集成创新,也是对当代城市更新发展中历史文脉断裂问题的探索应对。它体现了从静态到动态、从单体真实性的保护到在更新中对历史风貌整体真实性的保护和延续,从单一维度到系统综合、从被动防御到主动适应、从单一时间节点目标到长期路径设计的变化,是上海可持续高质量更新发展的新动力和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维度(见图11)。

5 保护性设计的基本特点、技术要点与实施保障

5.1 体现两个基本特点

保护性设计是联合的综合性设计。如何看待我们每天生存生活着的建成环境,是充满活力和机遇的历史城区还是建筑破旧亟待拆除“变现”为土地收益的旧城区,都取决于城市的遗产观与发展观。规划中一直强调的“城市活力”目标,其本质即为多元人群的

集聚和交流。联合的综合性设计强调以人为中心,体现人文关怀和包容性的发展观与遗产观,建立以多元主体全过程参与、共同设计的机制,强化关联性与连续度,唤起主体观、场所意识和身份认知。不同于传统由专业人士主导的单向贯通逻辑,保护性设计是双向循环的伴随成长,是各方协同对价值、载体、方案、机制的共识、共谋、共创、共治与共享的联合设计(见图12),体现了包容、尊重、平等、协同参与的更新发展观。其目标是在认知历史风貌环境本底的显性特征基础上共同挖掘背后隐形秩序,寻找文化基因,并汇集各方智慧与资源,在更新中对有形与无形各类载体要素开展包括空间设计、运营策划、机制创新等跨系统的综合性设计。

保护性设计是迭代的渐进式设计,注重精准、适当、持续的干预介入,且没有严格意义的“终点”,是一种通过建立从城市、街坊到近人的多尺度,开展传导性、穿透性的动态干预方法。设计在既有基础底版上持续生长,将“新与旧、拆与留”的关键问题放在更完整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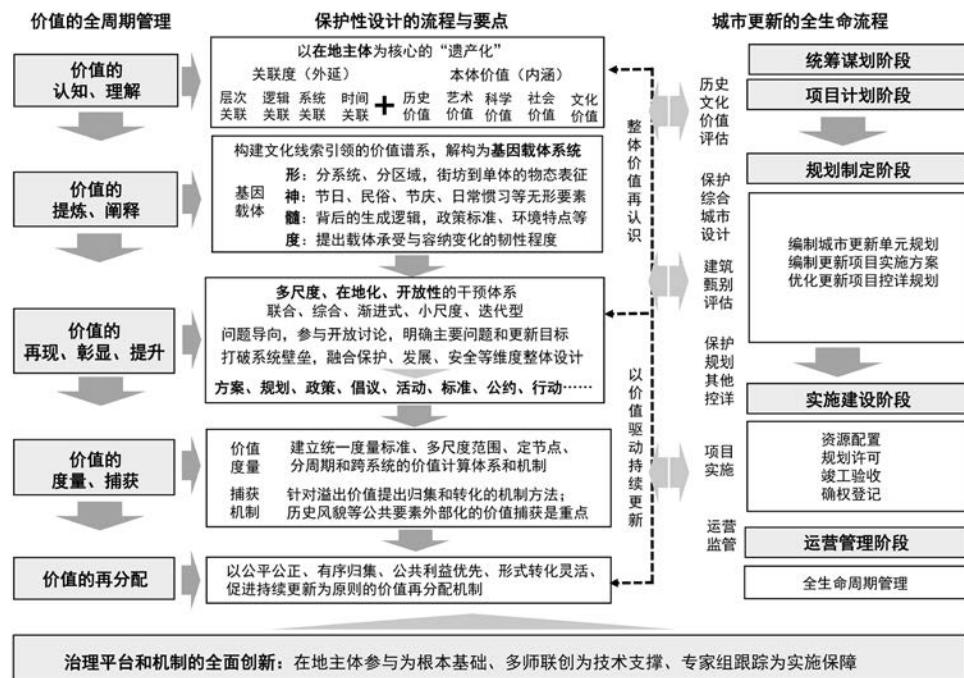


图11 保护性设计的路径构建

Fig.11 Roadmap of conservation-led desig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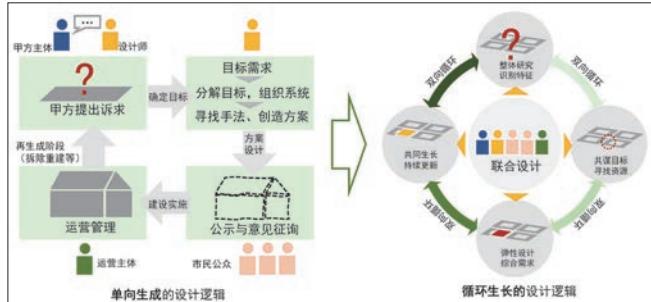


图12 从单向生成转向循环生长的逻辑变化
Fig.12 Shift from linear generation to circular growth logic for conservation-led desig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3 价值认知体系
Fig.13 Value perception system during conservation-led desig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线和更广泛的社会经济网络及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突出渐进式、迭代型的基本特点,不断评估分析设计干预的累积影响并优化调整。

5.2 突破3个技术要点

(1) 建立价值评估的技术体系。存量更新新时代历史风貌的战略资源特征已经回答了过去萦绕学界“遗产是否为引诱资本之物”(lures for capital)的关键问题,但我们仍需通过保护性设计来回答“谁来认定价值?价值是什么?价值如何体现?”等核心问题。价值评估是从完整的物质环境变化和社会人文脉络演变等维度全面解析历史风貌价值。价值评估也是一个“遗产化”的过程,需要从城市、社区、人的不同层面,以在地居民为主体,开展针对历史风貌特色和价值的讨论研究,多方共同建构价值谱系。值得注意的是,价值并非一成不变,其会随认知变化、时间变化、社会网络变化和更新实施效果的累积而同步变化,需要建立实施跟踪优化机制。同时,需要完善“价值—文化线索—系统—基因载体—干预措施”的技术体系。将历史风貌的“形”“神”与“髓”解构为系统和基因载体,明确基因的类型、规模、分布、组合关系以及能承载适应形态、功能变化敏感的“度”,作为开展综合设计的基准(见图13)。

(2) 探索以设计驱动历史风貌价值的完整路径作为保护性设计的核心内容,实现以价值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保护性设计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更是通过持续干预设

计将历史风貌特色外部化为更新中的多元价值,并建构包括价值评估认知、还原、再生、提升、溢出、捕获、再分配等所有环节的完整路径。如果说在增量时代我们需要关注规划得益(planning gain)的公平性问题,那么在存量更新时代保护性设计就是将基于历史风貌更新带来的设计得益(design gain)以公平性、包容性为基本原则的溢价归公,对更新后空间、社会、经济价值进行认知和捕获并以“设计”再分配和对社区与城市的持续反哺,实现循环渐进、健康成长的更新模式。下一步研究需要聚焦设计如何促进历史风貌带动价值提升的“可度量化”的瓶颈问题。

(3) 以在地性的“本土解答”作为保护性设计的基本手法。保护的目的不止于历史记忆存续,也是通过寻找城市成长基因,通过不断地保护传承、创新阐释,让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有迹可循、有理可依”,既能应对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可以不断激发价值与潜力。保护性设计反对更新中对原有历史物质和社会文化环境的破坏,更反对用标准化、可复制、服务于消费主义陷阱的普适手法简单、快速地应对历史风貌地区更新中的个性问题。历史风貌特色源于时间的积淀,蕴藏着在地社区应对经济、社会、气候变化的智慧和独特的营建文化。保护性设计正是注意到这点的重要性,通过与在地居民对话沟通与研究,寻找生活中不断积累的“在地经验”,凝练成体现营建文化,也具有活态特征、适应性的在地化设计。而在地营建文化的当代应用以及共同缔造的过程

也是在强化社区的身份认同和场所认知,实现历史风貌地区的可持续更新。

5.3 治理机制作为保护性设计实施保障

设计不仅是空间方案,更需要治理机制的同步系统提升。首先,保护性设计的落实需要统筹“规划、建设、管理”等关键环节,发挥精细化治理、智慧化助力的全面支撑。以上海为例,首先需要在现有《保护条例》《保护指南》的顶层框架下,开展相关技术标准、配套政策的优化完善,形成促进保护性设计的宏观导向和制度环境。其次,需要把保护性设计深刻嵌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不仅是作为存在于从总体规划到详细规划的各个层次的专项规划或研究,而且是作为一种新时代发展思路,引领规划编制工作。同时,在量子城市等数字化建设中也需要为保护性设计研究预留场景接口。最后,保护性设计倡导的联合设计是对目前公共治理机制的新探索,鼓励设计机构与政府管理机构一起从舞台中央转型为辅助支撑,让居民、企业、市场一起成为联合设计的主人,让设计成为实现更新全过程民主的重要保障。

6 结语

2025年上海提出要“加强控详规的整体设计,城市设计要注重从整体平面和立体空间上统筹建筑布局、协调景观风貌,更好保护历史风貌、延续城市文脉”的工作要求。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更是要

求我们充分认识到城市工作的系统性特征，发挥规划设计的统筹协调作用。

“保护性设计”是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风貌管理工作要求的地方响应，其基本理念源于上海一直以来对保护历史风貌的坚持，技术方法来自保护规划、《保护指南》，以及历史风貌更新实践的积累，也充分融汇了伦敦等全球城市的解题思路。下一步研究会将保护性设计的理念方法根植于各类风貌更新实践，并通过配套《保护指南》的技术标准、专项导则等形式加强成果应用和推广。研究也需要对价值引领的基因载体构建，在地化干预方法的当代转化，对更新后外部化价值的统一度量、捕获分配等难点进行重点专项破题，使历史风貌与时代价值相融合，不断推陈出新，让历史文化资源“活在当下”。■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新时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中国路径”学术笔谈[J]. 城市规划学刊, 2023 (6) : 13-19.
- [2] 张松. 积极保护引领上海城市更新行动及其整体性机制探讨[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6) : 71-79.
- [3] ZHANG Song. A study on the urban regeneration action led by constructive conservation and its integral mechanism in Shanghai[J]. 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1(6): 71-79.
- [4] 张松. 上海名城保护复兴与人文之城形成刍议[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6) : 93-99.
- [5] ZHANG Song. On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from urban conserv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to humanistic city formation in Shanghai[J]. 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6): 93-99.
- [6] 陆迪. 建筑遗产保护、修复与康复性再生导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 [7] LU Di.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nservation, restora-
- 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19.
- [8] 朱光亚. 建筑遗产保护学[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9.
- [9] ZHU Guangya. Architec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China's experience[M].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19.
- [10] 张松. 日本历史景观保护相关法规制度的特征及其启示[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 : 49-58.
- [11] ZHANG Song.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gal system of historic landscape conservation in Japan and its enlightenment[J]. 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5(3): 49-58.
- [12] 吴晓晖. 德国历史建筑保护与活化利用的经验启示[J]. 中国名城, 2020 (12) : 41-48.
- [13] WU Xiaohui.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of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historic buildings in Germany[J]. China Historic City, 2020(12): 41-48.
- [14] 李弥. 日本文物建筑保存活用计划的编制及其启示[J].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2019 (11) : 135-140.
- [15] LI Mi. Study on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planning for heritage architecture of Japan[J]. Study on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2019(11): 135-140.
- [16] 陈蔚, 罗连杰. 当代香港历史建筑“保育与活化”的经验与启示[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5 (3) : 38-43.
- [17] CHEN Wei, LUO Lianjie.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n conserv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buildings in Hong Kong[J]. Journal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West China, 2015(3): 38-43.
- [18] 佐藤礼华, 过伟敏. 日本城市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利用[J]. 日本问题研究, 2015 (5) : 47-55.
- [19] SATO Reika, GUO Weimin.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ity architectural heritage of Japan[J]. Japanese Research, 2015(5): 47-55.
- [20] 高原. 美国遗产保护周转基金制度对我国历史建筑保护的启示[J]. 城市住宅, 2019 (4) : 88-92.
- [21] GAO Yuan. Inspiration of American heritage protection working capital system to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 buildings in China[J]. Urban Architecture Space, 2019(4): 88-92.
- [22] 李淑倩, 刘晖. 历史建筑保护规划的精细化改进——以广州为例[J]. 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 2022 (5) : 46-50.
- [23] LI Shuqian, LIU Hui. The refinement and improvement of conservation planning of historic building: taking Guangzhou as an example[J]. Intelligent Building & Smart City, 2022(5): 46-50.
- [24] 孙永生. 广州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区保护制度研究[J]. 建筑学报, 2017 (8) : 105-107.
- [25] SUN Yongsheng. A study on the preservation system of historic buildings and historic districts in Guangzhou[J].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17(8): 105-107.
- [26] 张松.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立法进程与未来展望[J]. 中国名城, 2023 (1) : 32-39.
- [27] ZHANG Song.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and prospects of the national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ies conservation[J]. China Historic City, 2023(1): 32-39.
- [28] 常青, JIANG T, CHEN C, 等. 对建筑遗产基本问题的认知[J]. 建筑遗产, 2016 (1) : 44-61.
- [29] CHANG Qing, JIANG T, CHEN C, et al. Reflection on the fundamental category of heritage architecture[J]. Heritage Architecture, 2016(1): 44-61.
- [30] 陈曦. 建筑遗产保护思想的演变[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6.
- [31] CHEN Xi. The evolution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philosophy[M].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16.
- [32] 尤卡•尤基莱托. 建筑保护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33] JUKILEHTO J.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
- [34] 陈鹏. 新时期上海历史风貌保护地方立法初探——《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修订导向研究[J]. 上海城市规划, 2018 (2) : 53-58.
- [35] CHEN Peng. A preliminary study of local legislation on Shanghai historic urban scape conservation in the new period: research on the revision of Regula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Conservation Areas and Historic Buildings of Shanghai[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8(2): 53-58.
- [36] 陈鹏, 胡莉莉, 扎博文.“全球城市”视野下上海历史文化保护的顶层设计——基于英国《遗产2020》影响启示的初探[J]. 上海城市规划, 2017 (1) : 60-64.
- [37] CHEN Peng, HU Lili, ZHA Bowen. Top level design historic conservation methods for Shanghai under the new perspective of "global city":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Heritage 2020 in England*[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7(1): 60-64.